

名人传

(法) 罗曼·罗兰 著



名人传

目 录

名著简介

作品导读

延伸阅读

名著精编

贝多芬传

悲惨的童年

命运多舛

生活的馈赠

在天空，我的王国

大自然：唯一的知音

用痛苦换欢乐

一个时代的终结

贝多芬遗嘱

米开朗琪罗传

上编 战 斗

一 力 量

二 力量的崩裂

三 绝 望

下编 舍 弃

一 爱 情

二 信 心

三 孤 独

尾 声

死 亡

托尔斯泰传

对伟人的回忆

童年琐忆

青少年时代

军旅生活

名著简介

作者简介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著名思想家，评论家，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866年1月29日生于法国中部高原上的小市镇克拉姆西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5岁时举家迁入巴黎。1899年，罗曼·罗兰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写了不少剧本，主要以历史上的英雄为题材，试图以“革命戏剧”对抗陈腐的戏剧艺术。

他从小爱好音乐，醉心于托尔斯泰和雨果的作品，形成了非暴力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以让世人“呼吸英雄的气息”为目的，罗曼罗兰创作完成了很多人物传记：《贝多芬传》

（1903）、《米开朗琪罗传》（1906）和《托尔斯泰传》（1911）（共称《名人传》）等。在近十年的酝酿，于1912年他完成了《约翰·克里斯多夫》这部长篇小说。这是他的代表作，被高尔基称为“长篇叙事诗”。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正是这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奠定了罗兰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这部巨著共10卷，以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生平为主线，描述了这位音乐天才的成长、奋斗和终告失败，同时对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家的社会现实，做了不同程度的真实写照，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对艺术的摧残。全书犹如一部庞大的交响乐。每卷都是一个有着不同乐思、情绪和节奏的乐章。该小说于1913年获法兰西学院文学奖金，由此罗兰被认为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1915年，为了表彰“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罗兰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罗兰同时也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的人道主义作家，一生为追求人类民主、自由而不懈努力。在30年代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与巴比森共同主持了1932年的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大会。他在1933年就揭露了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并当选为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1944年，罗曼·罗兰在故乡逝世。

作品简介

《名人传》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贝多芬传》、第二部分《米开朗琪罗传》和第三部分《托尔斯泰传》。

《贝多芬传》作于1903年，作者称这部作品是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个副产品。因为二者主人公都是音乐家，都有着类似的童年家庭经历。《贝多芬传》简明扼要的描写了德国天才音乐家贝多芬的出身，童年生活及人生各阶段重要的创作活动。最突出描绘了他与命运的抗争，百折不挠的精神。父亲酗酒、粗暴，母亲是个仆人。贝多芬童年的时候从来没有感受到过家庭的温馨，是在责骂与痛打中成长的，他甚至因为音乐天赋，被父亲当作摇钱树。在他23岁时，贝多芬来到了向往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并在这创作出一系列优秀的作品，而享誉国际。可命运多舛，不到30岁，他听觉失灵，最后也耳聋了，这对于音乐家无疑是最沉重的打击！晚年的贝多芬生活孤独且清苦。

可现实的磨难和内心的压抑也赋予了贝多芬的作品独特内涵，将其作品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贝多芬传》生动的表现了贝多芬坚强的意志，伟岸的人格。罗曼·罗兰“通过痛苦，得到欢乐”这句话充分概括了贝多芬的传奇一生。

《米开朗琪罗传》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极其矛盾的悲剧人物。他是位雕塑家，在艺术上，他是无与伦比的天才，他以无穷的精力在艺术上永远追求尽善尽美；但是他的意志却不是英雄式的，他的精神软弱无力，只能挣扎而没有力量奋斗。他有非基督教的反抗性，又有基督教的顺从和妥协。他是忧郁症患者，拥有巨额财富，却只享受痛苦、舍弃欢乐；他是忘我的工作狂，恨不得把整座山都雕刻出来。

米开朗琪罗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艺术：他没有结过婚、也没谈过恋爱，甚至饥饿的时候顾不上吃饭，生病的时候顾不上治疗。心灵的折磨和奴隶般的工作，让米开朗琪罗一生备受折磨。他是天才的牺牲品，他性格的悲剧源于天才与意志的矛盾。米开朗琪罗是一位以坚毅的意志不断征服自身情感与智慧，超越自我的“征服者悲剧”。

《托尔斯泰传》记叙了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家庭出生、成长，一生重要的创作活动及思想情感的不断变化。罗曼·罗兰非常尊敬托尔斯泰，和他通过信，并称他是世界的“精神权威”。托尔斯泰始终关系千万生灵的伟大与渺小，借以传播爱的种子和宽容的理想。正是这种博爱精神，尽管托尔斯泰身上有种种矛盾和弱点，罗曼·罗兰仍把他列为“英雄”。

托尔斯泰出身高贵，很早就拥有了财富、荣誉和地位，然而他似虔诚的信徒有着疯狂的信仰，不断剖析自己，打破平静的生活，在忏悔中安慰自己的良心。托尔斯泰以爱一切人、无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为核心的宗教信仰，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总不被人理解。晚年的托尔斯泰厌弃贵族生活，决然放弃财产，以致与家人产生矛盾，最后毅然离家出走。在这次离家出走中，82岁高龄的托尔斯泰最后客死在小车站。

作品文学地位

二十世纪前半期是风云变幻的时代，也是灾难深重的时期。在西方社会这是转型期，旧道德价值体系在崩溃，新的在重建。物质享乐、拜金主义影响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许多人在物质泛滥中自甘堕落。

《名人传》就像在黑暗中为人们点燃的熊熊烈火，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感受到自身的卑微与渺小时，激励人们追寻非凡的人生。

罗曼·罗兰的《名人传》选取贝多芬、米开朗琪罗和托尔斯泰三位“英雄”，他们一个是音乐家，一个是雕塑家兼画家，一个是小说家，各有自己的园地。但是同样的记载了他们在面对人生困惑、命运诘难，为追求真理与正义，为追求真、善、美的不朽杰作的斗争历程，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被奉为“人类有史以来的 30 本最佳书”，《名人传》一直是流传甚广的经典著作。它“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这独特的价值让“人们似乎找到新的支撑点”。

作品导读

写作背景

二十世纪初西方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逐渐过渡，各种矛盾凸显。“在阴霾遮蔽

了整个天空的时候”，我们需要英雄，人们也渴望英雄的出现。在英雄的身上，我们总能发现无穷的生存力量和战斗勇气。

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罗曼·罗兰，非常崇拜列夫·托尔斯泰，很欣赏“博爱”思想。在新的时代，面对庸俗泛滥的资产阶级文化，他想利用英雄主义的精神来纠正时代的偏向。他选择了 19 世纪德国音乐家贝多芬、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雕塑家米开朗琪罗和 19 世纪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为他们立传，是希望这些艺术巨匠们的精神能引导人们脱离低级趣味的生活。《名人传》就如此诞生了。

内容导读

《名人传》是一部独具魅力的人物传记，作者倾注他全部激情，成功地让读者在传记中跟三位大师接触，分担他们的痛苦、失败，也分享他们的真挚、成功。记叙了贝多芬、米开朗琪罗、列夫托尔斯泰苦难和坎坷的一生，赞美了他们顽强拼搏的意志和高尚的品格。

《名人传》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多侧面地去表现传主们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遭受的种种磨难，他们对无限苦难的不懈抗争以及在抗争中爆发出来的生命激情。罗兰笔下的英雄有着相似的命运：经历长期的磨难，却获得激流般的生命力，为人们展现了富有生气的艺术创造和用痛苦换取欢乐的执着追求。

罗曼·罗兰把这三位伟大的天才称为“英雄”，罗曼·罗兰眼中的英雄观点，不是人们通常所称道的那种英雄人物，他所指英雄，是那些“人类的忠仆”，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具有伟大的品格，能倾心为公众服务。罗兰自己也说：“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为了突出英雄的这一本质，罗兰改变了常规传记的写法，舍弃了对传主生平的一般知识性介绍，而集中精力去把握人物高度统一的精神品格，在这种把握中又投射进自己对英雄们的敬仰之情。

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这些被罗兰尊为英雄的人，他们或受病痛的折磨，或有悲惨的遭遇，或因内心的惶惑矛盾，或三者交织于一身，深沉的苦恼，几乎使他们窒息、毁灭了他们的理智。他们所以能坚持自己艰苦的历程，全靠他们对人类博大的爱和恒久的信心。贝多芬“用痛苦换来欢乐”的音乐；米开朗琪罗以一生的心血奉献出震撼心灵的杰作；托尔斯泰始终关心万千生灵的伟大与渺小，借以传播爱的种子和宽容的思想。

主旨思想

“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而死，人类喘不过气来。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这是罗曼·罗兰在《贝多芬》的引言中说的。

作者笔下的三位英雄来自不同的领域：一位是音乐家、一位是雕塑家、一位是文学家。与普通的人物传记不同的是，罗曼·罗兰没有具体的写主人公的生平事迹，而是不惜笔墨，以无限的激情讴歌了英雄的伟大精神。

是的，在平庸低俗的时代让人们呼吸英雄的气息，构建新的精神支柱，从伟人身上感受力量，追寻人生价值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艺术特色

人物形象鲜明

《名人传》中三位人物：贝多芬、米开朗琪罗、列夫·托尔斯泰的刻画描写无不生动形象。贝多芬总是为命运所捉弄，米开朗琪罗是英雄与懦夫的统一体，托尔斯泰的博爱精神与现实的格格不入。三人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作者通过内心、环境的描写等，为我们刻画了个性鲜明、形象饱满的三位英雄人物。传神的描写正是《名人传》的魅力所在。

结构布置合理

从结构上看，《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看似各自独立、互不相干，实际上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既源于三位传主在精神上的相似，也源于罗兰另一重要的思想，即欧洲统一的思想 and 人道主义精神。

精炼传神的语言

三个人的传记只是一本薄薄的书，作者的语言特别精炼，详略安排得当，为读者全方位的展示了三个人的传奇人生，丝毫没有因笔墨较少而损害人物形象，让读者为他们征服命运的心灵历程所折服。《名人传》中有许多极为精辟的句子，读者读了以后一定会深有体会的。

人物与时代的统一

《名人传》的主人公的刻画是与时代相统一的。在三位“英雄”身上，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征，时代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时代的变迁也深深地影响着主人公的命运。

延伸阅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本理想主义的旗帜与人生的教科书。作品是以作者的生活史而加工提炼成的一部不朽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描写了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如何以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人生道路上的无尽挫折和困难。这是一部洋溢上个世纪 20 年代气息的小说。小说以主人公的视角，向我们描绘了历尽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的俄国，展示了从沙俄时代到苏联的时代的 社会变化。歌颂了以保尔为代表的苏联新一代。他们身上坚定的革命品质、忠贞的信念、顽强的精神深深的激励着人们。保尔是一个时代的方向标。

《约翰·克里斯多夫》

作为罗曼·罗兰的最杰出的长篇小说之一，《约翰·克利斯多夫》主要以主人公的生平为发展线索。克里斯多夫是位音乐天才，但是出身卑微，地位低下，在拜金思想的影响下，克里斯多夫希望从底层社会跻身上流社会。作者为我们描述了主人公的成长、奋斗和最后的失败。这是个悲剧性的结局，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对艺术的摧残。书中不乏对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作者对时代流弊有着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对悲剧性的克利斯多夫也寄予了深深的同情。

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原义“发光”，给人启发和启示。在这指十六至十八世纪，在欧洲由新兴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反宗教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继文艺复兴后的第二次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启蒙有引导人们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愚昧走向智慧的涵义。这场运动始于英国，开创于英国，蓬勃于法国，实践于美国，扩大到整个世界。启蒙思想涉及宗教、哲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美学等各个领域，出现了众多代表人物和各种著作。像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们高举理性主义的大旗，无情地批判了封建神学。启蒙运动不仅为当时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营造了舆论氛围，也对亚洲、美洲等的其他国家产生重压影响。

名著精编

贝多芬传

阳光导读：扼住命运咽喉，以交响曲文明于世，用生命向世人演绎传奇篇章——贝多芬，无疑是位非凡的音乐家。虽然，上帝让他遭受无数的困厄，但他却为世界创造无尽的欢乐。贝多芬是时代的英雄，他身上折现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激励着无数人前进！是啊，为心中理想似太阳般照耀他前进的道路。他是位雄狮般的斗士，是我们人类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

竭力为善，爱自由甚于一切，即使为了王位，也永不欺枉真理。

——贝多芬

他个子矮小，外表结实，生就一副运动员的骨骼。一张土红色宽阔的脸，到晚年了变得病态而蜡黄，尤其在冬天，当他关在房子里远离田野的时候就更为明显。他的额角隆起，非常宽。乌黑的头发，异常的浓密，好像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他的眼中有一股奇异的力量，使所有见到的人都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不能看出它们微妙的差别。因为在褐色而悲壮的脸上，这双眼睛射出一道狂野的光，所以大家总以为是黑的，其实却是灰蓝的。这两只眼睛平

时又细小又深陷，兴奋或愤怒的时候才大张起来，在眼眶中旋转，奇妙地反映出它们真正的思想。他常常用忧郁的目光向天空凝视。宽大的鼻子又短又方，酷似狮子的相貌。一张小小的嘴巴，但下唇比上唇前突。牙床结实，似乎可以磕破核桃。下巴左侧有一个深陷的小窝，使他的脸显得很不对称。据他的朋友莫舍勒斯说：“他的微笑是很美的，谈话之间往往有一副可爱而令人高兴的神情。但另一方面，他的笑却是令人不愉快的，粗野的，难看的，并且是很短暂的。”——那是一个不惯于欢乐的人的笑。他通常的表情是忧郁的，显示出“一种无可救药的哀伤”。

1825年，瑞斯泰伯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剧烈的痛苦”时，他需要竭尽全力才能止住眼泪。一年以后，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酒店里遇见他，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一支长烟斗，闭着眼睛，那是他去世之前与日俱增的习惯。一个朋友跟他说话，他悲哀地微笑，从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谈话手册；然后用聋子惯有的尖锐的声音，让人家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他的脸色时常变化，或是在弹琴时被人无意中撞见的时候，或是突然有所感慨的时候，有时甚至在街上，使路人大吃一惊。“脸上的肌肉突然隆起，血管膨胀；野性的眼睛变得更加可怕；嘴巴颤抖；仿佛一个魔术师召来了妖魔却反被妖魔制服一般”，那是莎士比亚式的面目。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说他无异于“李尔王”。

悲惨的童年

阳光导读：

童年是什么？童年是花儿一般的色彩斑斓，童年是鸟儿一般的无拘无束，童年是古树下那片绿荫，令人回味无穷。这也学是我们的答案，童年和欢乐是一对形影不离的朋友。作为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是不是也一样有个难忘的童年呢？是的，因为悲惨，所以难忘！他的童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1770年12月16日生于科隆附近的波恩的一所破旧屋子的阁楼上。他的出身是佛兰芒族。他的祖父名叫路德维希，是家族里最优秀的人物，生在安特卫普，直到二十岁时才搬到波恩来，做当地大公的乐长。贝多芬的性格和他最像。父亲是一个不聪明而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仆，一个厨子的女儿，初嫁男仆，夫死后再嫁贝多芬的父亲。

艰苦的童年，不像莫扎特曾享受过家庭的温情。一开始，人生对他而言就是一场悲惨而残酷的斗争。父亲想开拓他的音乐天分，把他当作神童一般炫耀。四岁时，他就被整天地绑在洋琴前面，或和一把提琴一起关在家里，几乎被繁重的工作压死。他没有永远厌恶这艺术总算是万幸的了。父亲不得不用暴力来迫使贝多芬学习。十一岁，他加入戏院乐队；十三岁，他成为大风琴手。1787年，他失去了他热爱的母亲。“她对我那么仁慈，那么值得爱戴，是我的最好的朋友！噢！当我能叫出母亲这甜蜜的名字而她能听见的时候，谁又比我更幸福？”她死于肺病，贝多芬自以为也得了同样的病症，他已常常感到痛楚。从此，一种对人生的莫名的忧郁开始折磨他的精神和肉体。

十七岁，他做了一家之主，担负着教育两个弟弟的责任；他不得不羞惭地要求父亲退休，因为他酗酒，不能主持门户，人家恐怕他浪费，把养老金交给儿子收领。这些可悲的事在他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创伤。他在波恩的一个家庭里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靠，他终身珍视的布罗伊宁一家。可爱的埃莱奥诺雷·特·布罗伊宁比他小两岁。他教她音乐，领她走上诗歌的道路。她是他的童年伙伴；也许他们之间曾有相当温情。后来埃莱奥诺雷嫁给了韦格勒医

生，他也成为贝多芬的知己之一；直到最后，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恬淡的友谊，从韦格勒、埃莱奥诺雷和贝多芬彼此的书信中可以看到。当三个人到了老年的时候，友情格外动人，而心灵依然的年轻。

贝多芬的童年尽管悲惨，他对这个时代和这个地方，永远保持着一种温柔而凄凉的回忆。后来他不得不离开波恩，来到了维也纳，他几乎终身都住在那里，可他却从没忘记莱茵河畔的故乡，那像父亲般庄严的河，像他所称的“我们的父亲莱茵”；的确，它仿佛是一个伟大人流淌的灵魂，无数的思想与力量在其中流过。在此，贝多芬度过了他最初的二十年；在此，形成了他少年的梦境——那无级的草原好像懒洋洋地浮在水面上，雾笼罩着的白杨，茂密的矮树，细柳和果树，把根须浸在平静而湍急的水流里，还有村落、教堂、墓地，也懒洋洋地睁着眼睛好奇地俯视两岸——而在远处，蓝色的七峰在天空绘出灰色的侧影，上面矗立着废弃的古堡，显出一些瘦削而古怪的轮廓。他的心对于故乡是永远忠诚的；直到生命的终了，他总想再到故乡，可最终未能如愿。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的家乡，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中始终是那样的美，那样的明亮，和我离开它时并无两样。”

命运多舛

阳光导读：

时间在那里？时间就在洗脸的水盆里，就在吃饭的筷子尖上，就在人们的脚下奔走。一转眼间，童年已经悄然无声的离开了，贝多芬迎来了人生的新阶段。历经悲惨的童年，青年时期的他是否受到命运之神的垂青呢？前方等待贝多芬的是鲜花与掌声，还是无尽心酸与泪水呢？

大革命爆发了，它牵动着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聚集地。1789年5月14日，贝多芬报名入学，听著名的厄洛热·施奈德讲德国文学，他是未来的下莱茵州的检察官。当波恩获悉巴士底监狱攻陷时，施奈德在讲坛上朗诵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诗，鼓起了学生们如痴如狂的热情。第二年，他又印行了一部革命诗集。在预约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贝多芬和布罗伊宁的名字。

1792年11月，正当战事蔓延到波恩时，贝多芬离开了故乡，搬到音乐之都维也纳去。为师。路上他遇见开赴法国的黑森军队。他无疑受到了爱国情绪的鼓动，在1796与1797两年内，把弗里贝格的战争诗谱成音乐：一首是《行军曲》；一首是《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族》。尽管他讴歌大革命的敌人也是枉然：大革命已征服了世界，征服了贝多芬。从1798年起，虽然奥国和法国的关系很紧张，贝多芬仍和法国人有亲密的来往，和使馆方面，和才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德都是如此。在那些谈话里，他的拥护共和的情绪越发肯定，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股情绪的有力的发展。

这时代施泰因豪泽替他画的肖像，把他当时的面目表现得相当准确。这一幅像之于贝多芬以后的肖像，无异于介朗的拿破仑肖像之于别的拿破仑像，那张严峻的脸，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波拿巴雄心勃勃，激情似火。贝多芬在画上显得很年轻，似乎不到他的实际年龄，瘦削的，笔直的，衣服的高领使他脖颈僵直，一副蔑视一切和紧张的目光。他知道他的价值所在；他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在笔记簿上写道：“勇气啊！尽管身体不行，但我的才华终究会获胜……二十五岁！不是已经来临了吗？……就在这一年中，整个的人应当显露出来了。”特·伯恩哈德夫人和葛林克说他很高傲，举止粗野，态度抑郁，带着非常强烈的外地口音。但他藏在这傲然笨拙之下的仁慈，只有几个亲密的朋友知道。他写信给韦格勒叙述他的成功时，第一个念头是：“譬如我看见一个朋友陷于窘境：倘若我的钱袋不够帮助他时，我只要坐在书桌前面，顷刻之间便解决了他的困难……你瞧这多美妙。”1801年左右致里斯

信中又说：“只要我有办法，我的任何朋友都不该有任何匮乏。”随后他又道：“我的艺术应当使可怜的人受益。”

然而痛苦已在叩门，且一旦遭遇便永远不会离去。1796年至1800年，耳聋已开始它的酷刑。耳朵日夜作响；他的内脏也受着剧烈的痛楚折磨。听觉越来越衰退。在好几年中他瞒着人家，对最心爱的朋友们也不说；他避免与人见面，使他的残废不致被人发现；他独自守着这可怕的秘密。但到1801年，他不能再隐瞒了，他绝望地告诉两个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门达牧师：

“我的亲爱的、我的善良的、我的诚挚的阿门达……我多希望你能常在我身旁！你的贝多芬真是可怜至极。我的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觉，大大地衰退了。当我们在一起时，我已觉察到许多病相，我瞒着；但从此越来越恶劣……还会痊愈吗？我当然希望如此，可是希望非常渺茫；这一类的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将不得不过着凄凉的生活，躲避我心爱的一切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如此自私的世界上！……我不得不在伤心的隐忍中寻找栖身之所！虽然我曾发誓要超脱这些祸害，但又怎么可能呢？……”

他写信给韦格勒时说：

“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以来我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不可能与人说话：我聋了。要是我干着别的职业，也许还可以；但在我的行当里，这是可怕的遭遇啊。我的敌人们又将怎么说，他们的数目又是那么可观！……在戏院里，我得坐在贴近乐队的地方，才能听到演员的对白。我看不见乐器和歌唱的高音，假如我的座位稍稍靠后的话。……人家柔和地说话时，我勉强能听到一些，人家高声叫喊时，我简直痛苦难忍……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普卢塔克教我学习隐忍。我却愿和我的命运挑战，只要可能；但有些时候，我竟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多伤心的避难所！然而这是我惟一的出路！”

这种悲苦的情绪，在当时一部分的作品里有所体现，例如作品第十三号的《悲怆奏鸣曲》（1799年），尤其是作品第十号的钢琴曲《第三奏鸣曲中》里的广板。奇怪的是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带有忧郁的情绪，还有许多乐曲，如欢快的《七重奏》（1800年），清澈如水的《第一交响曲》（1800年），都反映着一种青年人的无忧无虑。看来，要使心灵习惯于愁苦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它是那样的需要欢乐，当它实在没有欢乐时就自己来创造欢乐。当“现在”太残酷时，它就在“过去”中生活。往昔美妙的岁月，是不会一下子消失的；它们不复存在时，光芒还会长久地闪烁着。独自羁旅在维也纳时，贝多芬便隐遁在对故乡的回忆里；那段时间他的思想充满了对故乡的思念。《七重奏》内以变奏曲出现的行板的主题，便是一支莱茵的歌谣。《第一交响曲》也是颂赞莱茵的作品，是青年人笑迎梦幻的诗歌。它是快乐的，慵懒的；其中有取悦于人的欲念和希望。但在某些段落内，在引子里，在低音乐器的明暗的对照里，在神圣的《谐谑曲》里，我们何等感动地，在青春的脸上看到未来的天才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婴儿的眼睛，其中已可预见到他未来的悲剧。

在这些肉体的痛苦之上，还有另外一种痛苦。韦格勒说他从没见过贝多芬不怀有一腔热情。这些热情似乎永远是非常纯洁的。热情与欢娱之间毫无关系。现代的人们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实在是他们全然不知何谓热情，也不知道热情是多么难得。贝多芬的心里多少印有些清教徒色彩；粗野的谈吐与思想，他是厌恶的；他对于爱情的神圣毫不怀疑。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后者糟蹋了他不惜屈辱才华写的《唐·璜》。他的密友申德勒确言“他带着童贞走完了一生，从未有何罪过需要忏悔”。这样的一个人生来要受爱情的欺骗，做爱情的受害者。他的确如此。他不断地痴情地去恋爱，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然而一旦幸福破灭，随后是痛苦的煎熬。必须在那种爱情和高傲的反抗的交替之中去寻找贝多芬最丰富的灵感的源泉。

1801 年，他钟情于朱丽埃塔·圭恰迪妮，他将闻名于世《月光奏鸣曲》（1802 年）题献给了她。他写信给韦格勒说：“现在我的生活比较甜美，和人家来往也较多了些……这变化是一个亲爱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两年来我首次遇到的幸运的日子。”可是他为此付了巨大的代价。首先，这段爱情使他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残疾的可悲，境况的艰难，使他无法娶他所爱的人。其次，圭恰迪妮是风骚的，稚气的，自私的，她使贝多芬很痛苦；1803 年 11 月，她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这样的热情是摧残心灵的；而像贝多芬那样，心灵已因疾病而变得虚弱的时候，狂乱的情绪更有把他完全毁灭的危险。他一生就只有这一次，似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他经历了一个绝望的苦闷时期，只要读读他那时写给兄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便可知道，遗嘱上注明“等我死后开拆”。这是惨痛之极的呼声，也是反抗的呼声。我们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怜悯，他差不多要结束他的生命了。就只靠着他坚强的意志才能支撑下来。他丧失了对病愈的最后的希望。“连一向支持我的卓绝的勇气也消失了。噢，神！给我一天真正的欢乐罢，就是一天也好！我没有听到欢乐的深远的声音已经太久了！什么时候，噢！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再能和它相遇？……永远不？——不？——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垂死的哀诉；可是贝多芬又活了二十五年。他的坚强的性格使他不会遇到磨难就屈服。

“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刚刚开始。我看见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标，我每天都离它近一些。……噢！如果我摆脱了这疾病，我将拥抱世界！……一点休息都没有！除了睡眠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休息；而可怜的我对于睡眠不得不花费比从前更多的时间。但愿我能在疾病中解放出一半：那时候！……不，我受不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人如果能活上千百次，那有多美！”

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这时而颓丧时而骄傲的更替，这些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 1802 年的作品里：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俗称为《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第二奏鸣曲》（作品第三十一号），其中戏剧式的吟诵宛如一段伟大而凄婉的独白；题献亚历山大大帝的提琴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按照格勒特的词句所谱的六支悲壮凄惨的宗教歌曲（作品第四十八号）。1803 年的《第二交响曲》，则反映了他年少气盛的情爱，显然是他的意志占了优势。有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忧郁的情绪一扫而空。生命的沸腾掀起了乐曲的终局。贝多芬渴望幸福；不肯相信他的不幸是无法医治的；他渴望痊愈，渴望爱情，他充满着希望。

生活的馈赠

阳光导读：

饱受命运磨难的贝多芬，终于迎来了一段甜美的爱情。可仿佛他注定要与痛苦相伴，爱情没多久就破灭了，化成无尽的苦楚。可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不是生活最伟大的馈赠吗？多样生活为贝多芬的艺术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无尽的灵感。现实生活中苦难，怎样激励他是寻觅艺术中的幸福呢？

这些作品里有好几部，进行曲和战斗的节奏特别强烈。这在《第二交响曲》的快板与终局内很明显，尤其是《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奏鸣曲》的第一章，更富于英武壮烈的气概。这种音乐所特有的战斗性，令人想起产生它的时代。大革命已经到了维也纳。贝多芬被它煽动了。骑士赛弗里德说：“他在亲密的友人中间，很高兴地谈论政局，他用罕见的聪颖、清晰明确的目光评判着。”他所有的同情都倾向于革命党人。在他生命晚期最了解他的申德勒说：

“他爱共和的原则。他主张无限制的自由与民族的独立……他渴望大家同心协力地建立国家的政府。……渴望法国实现普选，希望波拿巴建立起这个制度来，为全人类的幸福奠定基础。”他仿佛是一个革命的古罗马人，受着普卢塔克的熏陶，梦想着一个由胜利之神缔造英雄的共和国，而所谓胜利之神便是法国的首席执政；于是他接连写下《英雄交响曲：波拿巴》（一八〇四），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曲》的终曲，光荣的叙事歌。第一首是真正革命的音乐：时代的精神在其中得以再现，那么强烈，那么纯洁，因为当代巨大的变化在孤独的巨人心中是强烈与纯洁的，这种印象即使和现实接触也不会减损分毫。贝多芬的面目，似乎都受着这些历史战争的影响。在当时的作品里，到处都有它们的踪影，也许作者自己并未觉察，在《科里奥兰序曲》（1807年）内，有狂风暴雨在呼啸；《第四四重奏》（作品第十八号）的第一章，和上述的序曲非常相似；《热情奏鸣曲》（作品第五十七号，1804年），俾斯麦曾经说过：“如果我经常听到它，我的勇气将永远不竭。”还有《埃格蒙特序曲》；甚至《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七十三号，1809年），其中炫耀技巧的部分都是壮烈的，仿佛有千军万马狂奔之势。——而这也不足为怪。在贝多芬写第二十六号作品奏鸣曲中的“英雄葬曲”时，有比《英雄交响曲》的主人翁更值得他讴歌的英雄霍赫将军，他战死在莱茵河畔，他的纪念像至今仍屹立在科布伦兹与波恩之间的山岗上，——即使当时贝多芬并不知道这件事，但他在维也纳也已目睹了两次革命的胜利。1805年11月，当《菲岱里奥》初次上演时，在座的便有法国军官于兰将军，巴士底狱的胜利者，住在洛布科维兹家里，是贝多芬的朋友兼保护人，接受了他《英雄交响曲》与《第五交响曲》的题赠。1809年5月10日，拿破仑驻军在舍恩布伦。不久贝多芬便厌恶法国的征服者。但仍然狂热地崇拜他们史诗般的业绩，没有他这种情感的人，对他那歌颂行为与胜利的音乐只可能一知半解。

贝多芬突然中止了他的《第五交响曲》，摒弃了习惯手法，一口气写下了《第四交响曲》。幸福在他眼前显现了。1806年5月，他和特雷泽·特·布伦瑞克订了婚。她老早就爱上了他。从贝多芬卜居维也纳的初期，和她的哥哥弗朗索瓦伯爵为友，她还是一个小姑娘，跟着贝多芬学钢琴时起，就爱上了他。1806年，他们在他们匈牙利的马尔托伐萨家里做客，在那里他们才开始相爱。关于这些幸福日子的回忆，还保存在特雷泽·特·布伦瑞克的一部分叙述里。她说：

“一个星期日的晚上，用过了晚餐，在月光下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他先是平放着手指在键盘上来回抚弄。我和弗朗索瓦都知道他这种习惯。他往往是这样开场的。随后他在低音部分奏了几个和弦；接着，慢慢地，他用一种神秘的庄严的神气，奏着赛巴斯蒂安·巴赫的一支歌：‘若愿素心相赠，无妨悄悄相传；两情脉脉，勿为人知。’”

“母亲和教士都已就寝，哥哥严肃地凝视着；我的心被他的歌和目光渗透了，感到生命的丰满。——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园中相遇。他对我说：‘我正在写一个歌剧。主要的人物在我心中，在我面前，不论我到什么地方，停留在什么地方，他总和我同在。我从没到过这般崇高的境界。一切都是那样的光明和纯洁。在此以前，我只像一个童话里的孩子，只管捡取石子，而不看见路上美艳的鲜花……’1806年5月，获得了我最亲爱的哥哥的同意，我和他订了婚。”

这一年所写的《第四交响曲》，是一朵清纯的花，蕴藏着他一生比较平静的日子的香味。人家说：“贝多芬那时竭力要把他的天才，和一般人在前辈大师留下的形式中所认识与爱好的东西，加以调和。”这是不错的。同样渊源于爱情的调和精神对他的举动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影响。赛弗里德和格里尔巴策说他兴致很好，思维活跃，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对讨厌的人也能忍耐，穿着很讲究；而且他巧妙地瞒着大家，甚至令人不觉得他耳聋；他们说他们身体很好，除了眼睛有点儿近视之外。在梅勒替他画的肖像上，我们也可看到一种罗曼蒂克的风雅，微微有些不自然的神情。贝多芬要博人欢心，并且知道已经博得人家欢心。猛狮在恋爱中：它的利爪藏起来了。但在他的眼睛深处，甚至在《第四交响曲》的幻梦与温柔的调

之下，我们仍能感到那可怕的力量、任性的脾气和突发的愤怒。

这种深邃的和平并不持久；但爱情的美好影响一直保持到 1810 年。无疑是靠了这个影响贝多芬才获得自制力，使他的天才结生了最完美的果实，例如那古典的悲剧：《第五交响曲》——那夏日的神明的梦：《田园交响曲》（1808 年）。还有他自认为他奏鸣曲中最有力的、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感悟得来的《热情奏鸣曲》（1807 年），是他题献给特雷泽的。作品第七十八号的富于幻梦与神秘气息的奏鸣曲（1809 年），也是献给特雷泽的。写给“不朽的爱人”的那一封没有日期的信，表现出他的爱情的热烈，也不亚于《热情奏鸣曲》：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心头装满了和你说不尽的话……啊！不论我在哪里，你总和我同在……当我想到你星期日以前不曾接到我初次的消息时，我哭了。——我爱你，像你爱我一样，但还要强烈得多……啊！天哪！——没有了你将是怎样的生活啊！——咫尺天涯。——……我的不朽的爱人，我的思念一齐奔向你，有时是快乐的，随后是悲哀的，问着命运，问它是否还有接受我们的愿望的一天。——我只能同你在一起过活，否则我就活不了……永远无人再能占有我的心。永远！——永远！——噢，上帝！为何人们相爱时要分离呢？可是我现在的的生活是愁苦的生活。你的爱使我同时成为最幸福和最痛苦的人。——安静罢……安静——爱我呀！——今天，——昨天，——多少热烈的憧憬，多少的眼泪为你，——你，——你，——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别了！——噢！继续爱我呀，——永别误解你亲爱的 L 的心。——永久是你的——永久是我的——永远是我们的。”

什么神秘的理由，阻挠着这一对相爱的人的幸福？——也许是没有财产或地位的不同。也许贝多芬对人家要他长时期的等待，要他对这段爱情保守秘密感到屈辱而表示反抗。

也许他那暴烈、多病、愤世嫉俗的性情，无形中使他的爱人受难，而他自己又因此感到绝望。——婚约毁了；然而两人中间似乎没有一人忘却这段爱情。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特雷泽·特·布伦瑞克还爱着贝多芬。

1816 年贝多芬说：“当我想到她时，我的心仍和第一天见到她时跳得一样的剧烈。”同年，他制作了六支《献给遥远的爱人》的歌。他在笔记中写道：“我一见到这个美妙的尤物，我的心情就躁动起来，可是她并不在此，并不在我身旁！”特雷泽曾把她的肖像赠与贝多芬，题着：“给罕有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T. B.”在贝多芬晚年，一位朋友无意中撞见他独自拥抱着这幅肖像，哭着，高声地自言自语着：“你这样的美，这样的伟大，和天使一样！”朋友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再进去，看见他在弹琴，便对他说：“今天，我的朋友，你的脸上全无可怕的气色。”贝多芬答道：“那是因为我的好天使来访问过我了。”创伤深深地铭刻在他心中。他自己说：“可怜的贝多芬，今生今世没有你的幸福。只有在理想的境界里才能找到你的朋友。”

他在笔记上又写着：“屈服，深深地向你的命运屈服；你不复能为你自己而存在，只能为着旁人而存在；为你，只在你的艺术里才有幸福。噢，上帝！给我勇气让我征服我自己！”

在天空，我的王国

阳光导读：

在贝多芬的精神世界中，他只有一个朋友，名字叫做孤独；在贝多芬的现实生活里，他只有一个伴侣，那便是痛苦。生活是副千斤重担，无时无刻不压着他，可我们伟大的音乐家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了成功的殿堂！用心来感受，以一串串音符诠释生活的真谛，他终为胜利光环所笼罩。

爱情把他遗弃了。1810年，他又变得孤独了；但光荣已经来到，他也显然感到自己的力量。他正当盛年。他完全放纵他的强烈与粗犷的性情，对于社会，对于习俗，对于旁人的意见，对一切都不顾虑。他还有什么需要畏惧，需要敷衍？爱情，没有了；野心，没有了。所剩下的只有力量，力量的欢乐，需要应用它，甚至滥用它。“力量，这才是和普通人不同的人的精神！”他也不再注意衣着，举止也更加放肆。他知道他有权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即使对世间最大的人物也是如此。“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其他高贵的标志”，这是他1812年7月17日所说的。贝蒂娜·布伦塔诺那时看见他，说“没有一个皇帝对于自己的力量有他这样特殊的体味”。她被他的威力震服了，写信给歌德时说道：“当我初次看见他时，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噢，歌德！……我敢断言这个人物远远地走在现代文明之前，而我相信我这句话是不错的。”

歌德设法认识贝多芬。1812年，他们终于在波希米亚的浴场特普利兹地方相遇，结果却不很投机。贝多芬佩服歌德的才华；但他过于自由和过于暴烈的性格，不能和歌德的性格融和，难免伤害他。他曾叙述他们一同散步的情景，当时这位骄傲的共和党人把魏玛大公的枢密参赞教训了一顿，这使歌德永远不能原谅。

“君王与公卿尽可以创造教授与机要参赞，尽可赏赐他们头衔与勋章；但他们不能创造伟大的人物，不能创造超越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时，这些王公贵族应当感到我们的伟大。——昨天，我们在归路上遇见全体的皇族。我们远远就已看见。歌德挣脱了我的手臂，站在大路一旁。我对他尽我所有的话也不能使他再走一步。于是我按了一按帽子，扣上外衣的纽扣，背着手，朝最密的人丛中撞去。亲王与近臣密密层层；太子鲁道夫对我脱帽；皇后先向我打招呼。——那些大人先生是认得我的。——为了好玩起见，我看着这队人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边上，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一点儿也不客气。……”

而歌德也没有忘记。

《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便是这时代的作品，是1812年在特普利兹写的：前者是节奏的大祭乐，后者是幽默的交响曲，他在这两件作品内也许是最自在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最是“放松”，那种快乐与狂乱的激动，出其不意的对比，使人惊讶的夸大的机智，使歌德与策尔特惊骇巨人的爆发，使德国北部流行着一种说法，说《第七交响曲》是一个酒鬼的作品。——不错，是一个沉醉的人的作品，但也是力量和天才的产物。

他自己也说：“我是替人类酿制玉液琼浆的酒神。是我给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狂热。”

我不知他是否真如瓦格纳所说的，想在《第七交响曲》的终局内描写一个酒神的庆祝会。这至少是贝多芬曾经想过的题目，因为他在笔记内曾经说到，尤其在他《第十交响曲》的计划内提及。在这首豪放的乡村音乐中，我看到他佛兰芒族的遗传；同样，在以纪律和服从为尚的国家，他的肆无忌惮的举止谈吐，也源于他自身的血统。不论在哪一件作品里，都没有《第七交响曲》那么坦白、那么自由的力量。这是无目的地、只为了娱乐而浪费着超人的精力，宛如一条泛滥的河洋溢的欢乐。在《第八交响曲》内，力量虽然没有这样的夸大，但更加奇特，更表现出作者的特点，掺杂着悲剧与闹剧，力士般的刚强和儿童般的任性。

1814年是贝多芬幸运的顶点。在维也纳会议中，人家看他身为欧洲的光荣。他在庆祝会中非常活跃。亲王们向他致敬，像他自己高傲地向申德勒所说的，他听任他们追逐。

他受着独立战争的鼓动。1813年，他写了一支《威灵顿之胜利交响曲》；1814年初，写了一曲战士的合唱《德意志的再生》；1814年11月29日，他在许多君主前面指挥一支爱国歌曲《光荣的时节》；1815年，他为攻陷巴黎写了一首合唱《大功告成》。这些应时的作品，比他其他的一切音乐更能壮大他的声名。布莱修斯·赫弗尔依着弗朗索瓦·勒特龙的素描所作的木刻，和1813年弗兰兹·克莱因塑的脸型，栩栩如生的表现出贝多芬在维也纳会

议时的面貌。狮子般的脸上，牙床紧咬着，刻画着愤怒与苦恼的皱纹，但表现得最明显的性格是他的意志，早年拿破仑式的意志：“可惜我在战争里不像在音乐中那么内行！否则我将战败他！”

但是他的王国不在此生，正如他写信给弗朗索瓦·特·布伦瑞克时所说的：“我的王国在天空中。”

大自然：唯一的知音

阳光导读：

对音乐家而言，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听不到声音。可这在贝多芬身上却发生了，他彻底的失聪了。面对如此的打击，他是怎样表现的呢？他可以找谁倾诉心中的苦楚呢，亲人吗？可他挚爱的侄儿又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伯父呢？

在这段光荣的时间后，到来的是最悲惨的时期。

维也纳从未对贝多芬抱有好感。像他那样一个高傲而独立的天才，在此轻佻浮华、为瓦格纳所痛恶的都城里是不得人心的。他抓住可以离开维也纳的每个机会。**1808**年，他很想脱离奥国，到威斯特伐利亚王热罗姆·波拿巴的宫廷里去。但维也纳的音乐源泉是那么丰富，我们不该抹煞常有一些高雅的鉴赏家，感到贝多芬的伟大，不肯使国家蒙受丧失天才之羞。**1809**年，维也纳三个富有的贵族：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太子，洛布科维兹亲王，金斯基亲王，答应送他四千弗洛令的年俸，只要他肯留在奥国。他们说：“显然一个人只有在没有经济烦恼的时候才能全心全意地献身于艺术，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为艺术增光，所以我们决定使贝多芬获得物质的保障，避免一切足以妨害他天才发展的阻碍。”

不幸的是诺言没有兑现。这笔津贴并未付足；不久就完全停止。且从**1814**年维也纳会议起，维也纳的性格也转变了。社会的目光从艺术转移到政治方面，音乐口味被意大利作风破坏了，时尚所趋的是罗西尼，把贝多芬视为迂腐。贝多芬的朋友和保护人，失散的失散，死亡的死亡：金斯基亲王死于**1818**年，李希诺夫斯基亲王死于**1814**年，洛布科维兹死于**1816**年。受贝多芬题赠作品第五十九号的美丽的四重奏的拉苏莫夫斯基，在**1815**年举办了最后的一次音乐会。同年，贝多芬和童年时的朋友，埃莱奥诺雷的哥哥，斯特凡·冯·布罗伊宁失和。同年，贝多芬的兄弟卡尔逝世。他写信给安东尼·布伦塔诺说：“他如此地执著于生命，我却如此甘愿地舍弃生命。”从此他孤独了。在**1816**年的笔记上，他写道：“没有朋友，孤零零地活在世上。”

此时他的耳朵完全聋了。从**1815**年秋天起，他和人们只有笔上的交往。最早的谈话手册是**1816**年的。关于**1822**年《菲岱里奥》预奏会的经过，有申德勒的一段惨痛的记述可查。

“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的预奏……从第一幕的二部唱起，显而易见他全没听见台上的歌唱。他把乐曲的进行延缓了很多；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进行时，台上的歌手自顾自地匆匆向前。结果是全局紊乱。于是，乐队指挥乌姆劳夫不说明理由，提议休息一会儿，和歌唱者说了几句话之后，大家重新开始。同样的紊乱又发生了。不得不再休息一次。在贝多芬指挥之下，无疑是演奏不下去了；但怎样能使他明白呢？没有一个人能狠下心对他说：‘走吧，可怜虫，你不能指挥了。’贝多芬不安起来，骚动之余，东张西望，想从不同的脸上猜出症结所在：可是大家都默不作声。他突然用命令的口吻呼唤我。我走近时，他把谈话手册递给我，示意我写。我便写着：‘恳求您不要再继续，等回去再告诉您理由。’于是他一

跃下台；对我嚷道：‘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里；进去后便倒在床榻上，双手捧着脸；他这样一直到晚饭时分。用餐时他一言不发，保持着最深刻的痛苦的表情。晚饭以后，当我想告别时，他留住我，表示不愿独自在家。等到我们分手时，他要我陪他去看医生，以耳科出名的……在我和贝多芬的全部交谊中，没有一天能和这十一月里致命的一天相比。他的心受了伤。到死时也没有忘记这可怕的一幕。”

两年以后，1824年5月7日，他指挥着《合唱交响曲》时，他全没听见全场的喝彩声；他丝毫不曾觉察，直到一个女歌手拉着他的手，让他面对着观众时，他才突然看见全场起立，挥舞着帽子，向他鼓掌。——一个英国游历家罗素，1825年时看见过他弹琴，说当他要表现柔和的时候，琴键不曾发声，在这静寂中看着他情绪激动的神气，脸部和手指都抽搐起来，真是令人感动。

他自我封闭，离群索居，惟有在自然中找到一点儿安慰。特雷泽·布伦瑞克说：“自然是他惟一的知己。”它成为他的避难所。1815年时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这样的爱花木、云彩、自然……他似乎靠着自然生活。他喜爱动物，非常怜悯它们。有名的史家弗里梅尔的母亲说她不由自主地对贝多芬怀有长时期的仇恨，因为贝多芬在她儿时把她要捕捉的蝴蝶用手帕赶开。贝多芬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的爱田野……我爱一株树甚于爱一个人……”在维也纳时，他每天沿着城墙绕一个圈子。在乡间，从黎明到黑夜，他独自在外面散步，不戴帽子，顶着太阳，冒着风雨。“全能的上帝！——在森林中我快乐了，——在森林中我快乐了，——每株树都传达着你的声音。——天哪！何等的神奇！——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山峦上，——一片宁静，供你役使的宁静。”

他的精神的焦虑在自然中获得了一些安慰。他的居所永远不舒服。在维也纳三十五年，他迁居了三十次。他被经济上的拮据弄得疲惫不堪。1818年他写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还得装出日常生活并不困窘的神气。”他又说：“作品第一〇六号的奏鸣曲是在紧急情况下写的。要以工作来换取面包实在是一件苦事。”施波尔说他往往不能出门，因为靴子上有洞。他欠了出版商巨额债务，而作品又卖不出钱。《D调弥撒曲》发售预约时，只有七个预约者，其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他全部美妙的奏鸣曲——每曲都得耗费他三个月的工作——只给他挣了三十至四十杜加。加利钦亲王要他制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二七、一三〇、一三二号），也许是他作品中最深刻的，仿佛是用血泪写成的，结果是一文也没拿到。把贝多芬彻底摧垮的是，日常的窘迫，无穷尽的讼案：或是要人家履行津贴的诺言，或是为争夺侄儿的监护权，因为他的兄弟卡尔于1815年死于肺病，只遗下一个儿子。

他将洋溢着的全部温情都灌注在这个孩子身上。然而，又是残酷的痛苦等待着他。仿佛是境遇的好意，特意向他不断地供给并增加着苦难，使他的天才不致缺乏营养。——他先是要和他那个不入流的弟妇争他的小卡尔，他写道：

“噢，我的上帝，我的城墙，我的防卫，我惟一的庇护所！我的心灵深处，你是一览无余的，我使那些和我争夺卡尔的人受苦时，我的苦痛，你是明鉴的。他写信给施特莱谢尔夫人说：‘我从不报复。当我不得不有所行动来反对别人时，我只限于自卫，或阻止他们作恶。’请你听我说呀，我不知如何称呼你的神灵！请你接受我热烈的祈求，我是你造物之中最不幸的可怜虫。”

“噢，神哪！救救我吧！你瞧，我被全人类遗弃，因为我不愿和不义妥协！接受我的祈求罢，让我，至少在将来，能和我的卡尔一起过活！……噢，残酷的命运，不可改变的命运！不，不，我的苦难永无終了之日！”

然而，这个被热烈地爱着的侄子，显得并不配接受伯父的信任。贝多芬给他的书信是痛苦的、愤慨的，宛如米开朗琪罗给他的兄弟们的信，但是更天真更动人：

“我还得再受一次最卑下的无情的酬报吗？也罢，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要破裂，就让它

破裂罢！一切公正的人知道这回事以后，都会恨你……如果联系我们的约束使你不堪忍受，那么以上帝的名义——但愿一切都照着他的意志实现——我把你交给至圣至高的神明了；我已尽了我所有的职责；我敢站在最高的审判台之前……”

“像你这样被娇生惯养宠坏的孩子，学一学真诚与朴实对你一定无害；你对我的虚伪的行为，使我非常痛苦，难以忘怀……上帝可以作证，我只想跑到千里之外，远离你，远离可怜的兄弟和这丑恶的家庭……我不能再信任你了。”

下面写的署名是：“不幸的是：你的父亲，或更好：不是你的父亲。”

但宽恕立刻接踵而至：

“我亲爱的儿子！——一句话也不必再说，——到我的怀抱里来罢，你不会听到一句严厉的责备……我将用同样的爱迎接你。我们将友善地一同商量如何安排你的前程。——我以荣誉担保，决无责备的言辞！那是毫无用处的。你能期待于我的只有殷勤和最亲切的帮助。——来罢——来到你父亲的忠诚的心中。——来罢，一接到信立刻回家罢。”（在信封上又用法文写着：“如果你不来，我一定会为你而死。”）

他又哀求道：“别说谎，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如果你用虚伪来报答我，像人家使我相信的那样，那真是何等丑恶啊！……别了，我虽不曾生下你来，但的确抚养过你，而且竭尽所能地培育着你精神的发展，现在我用那更甚于父爱的情爱，从心底里求你走上善良与正直的惟一的正路。你的忠诚的老父。”

这个并不缺少智慧的侄儿，贝多芬本想把他领上高等教育的路，然而在替他筹划了无数美妙的前程以后，不得不答应他去经商。但卡尔经常出入赌场，负了不少债务。

说也奇怪，有些现象常常超出人们的意料，伯父的精神的伟大，对侄儿非但无益，而且有害，使他恼怒，使他反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因为伯父要我上进，所以我变得更下流”；这种可怕的言辞，活脱脱地显出这个浪子的灵魂。他甚至在 1826 年时在自己头上打了一枪。然而他并没有死，倒是贝多芬几乎为之送命：他为这件事情所承受的痛苦，永远无法摆脱。当时见过他的申德勒说他突然变得像一个七十岁的老人，精神崩溃，没有力量，没有意志。如果卡尔死了，他也会死的。——几个月之后，他果然一病不起。卡尔痊愈了，他自始至终使伯父受苦，而对于伯父的死，也不一定没有关系；贝多芬临终的时候，他竟然没有在场。——几年以前，贝多芬写给侄子的信中说：“上帝从没遗弃我。将来终会有人来替我合上眼睛。”——然而替他合上眼睛的，竟不是他称为“儿子”的人。

用痛苦换欢乐

阳光导读：

尽管生活得阴影一直笼罩在贝多芬的心上，他一直很痛苦。可是我们的英雄一直在讴歌欢乐，他要为一切失去欢乐的人创造欢乐，哪怕这种欢乐是用自己的不幸来孕育创造的。究竟是那种力量，促使我们的英雄有如此震撼的行为呢？

在这悲苦的深渊里，贝多芬讴歌着欢乐。

这是他毕生的计划。从 1793 年他在波恩时起就有这个念头。他一生歌唱欢乐，把这歌唱作为他某一大作品的结局。颂歌的形式，以及放在哪一部作品里这些问题，他踌躇了一生。即使在《第九交响曲》内，他也不曾打定主意。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想把欢乐颂歌留下来，放在第十或第十一的交响曲中去。我们应当注意《第九交响曲》的原题，并非今日大家所用